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佛教史

蒋维乔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佛教史

蒋维乔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教史 / 蒋维乔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ISBN 978-7-5034-6988-6

I. ①中… II. ①蒋… III. ①佛教史-中国
IV. ①B9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5960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8 字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叙 言

一切学问，均有学理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二种，于佛教何独不然。然我国佛教，自汉代输入以来，于教理方面，特别发达，且有潜心冥悟，融合西来之义谛，独自成宗者，如天台、华严是也。至于历史，则数千年来，事实复杂，向无有系统之典籍，可供参考；欲从而研究之，正如暗中索物，不易获得。此其故，由佛教徒缺乏历史观念，在印度已然，我国人亦承受其影响也。虽然，研求教理，若有历史为依据，则所得结果，必益精确。是则历史之研究，实足为教理之辅助，岂可忽哉？余夙有志于此，又自审学识鄙陋，未敢率尔操觚，乃借资于东籍，竭余年心力，以成此书。实未能自信为完善，读者以筌路褊褊视之可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蒋维乔序

目 录

叙 言	1
第一章 佛教东传之期	1
第二章 佛经传译之初期	5
第三章 四大翻译	13
第四章 南地佛教之中心	27
第五章 佛教之弘传与道教	34
第六章 隋唐以前之两大系统（一）	41
第七章 隋唐以前之两大系统（二）	50
第八章 禅之由来	60
第九章 极乐往生与兜率往生	67
第十章 天台宗之起原及其开创	75
第十一章 嘉祥之三论宗	90
第十二章 造像与石经	96

第十三章	会昌以前之佛教概说	100
第十四章	唐之诸宗	106
(一)	念佛宗	106
(二)	法相宗及华严宗	112
(三)	律宗	132
(四)	禅宗	136
(五)	密教	145
第十五章	华天之再兴唐武周世之破佛	161
第十六章	宋以后之佛教	173
(一)	概说	173
(二)	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与戒律宗之再兴	180
(三)	元以后之喇嘛教	191
(四)	禅宗	200
(五)	诸宗融合之倾向	216
第十七章	近世之佛教	223
(一)	概说	223
(二)	清代之喇嘛教	224
(三)	清代对于佛教之保护及限制	225
(四)	清初诸帝之信佛	226
(五)	嘉、道以后佛教之衰颓	232
(六)	民国以来佛教之曙光	243
(七)	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之发见	245
第十八章	近世各宗	247
(一)	律宗	247

(二) 禅宗	250
(三) 华严宗	264
(四) 天台宗	268
(五) 净土宗	270
(六) 法相宗	274
(七) 三论宗	274
(八) 密宗	275

第一章 佛教东传之期

我国人知有佛教，远在汉初；但就历史上显著之事实言，遂相传后汉明帝时，始入中国耳。明帝永平十年（西纪六七），佛教入中国，事详《汉法本内传》。此传作于何代，无可征考。据《续集古今佛道论衡》，此传凡五卷曰《明帝求法品》，曰《请法师立寺品》，曰《与诸道士比较度脱品》，曰《明帝大臣等称扬品》，曰《广通流布品》，是。其第三卷，载在《续佛道论衡》。就各卷标题，及其大体而论，似在佛教传来后，摹拟佛经体裁之作。《大唐内典录》，谓为佛法初来时所作，未可尽信。今据《汉法本内传》、《高僧传》、《僧史略》等书，并详加参证，以示佛教初传时之状态。

史称：永平三年，明帝夜梦金人，身長丈六，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询群臣，傅毅始以天竺之佛对。帝遣中郎将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八人使天竺，写浮屠遗范。乃与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愔之还，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以居二僧。中国有僧寺自此始。《高僧传》，则谓此寺原名招提寺，后改白马；其言曰：“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毁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所谓外国国王，应是五胡乱华时之国王；但其姓氏不可确知《法本内传》有白马、兴圣二寺。故白马寺建于何代，尚须研究。

《汉法本内传》称迦叶摩腾、竺法兰抵洛阳后，五岳十八山道士，于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上奏，请与佛僧论理角法。明帝遣尚书令宋庠，传谕道释两派，斗法白马寺。而南岳褚善信、华岳刘正念、恒岳桓文度、岱岳焦得心、嵩岳吕惠通以下六百九十道士，筑三坛于寺之南门外；西坛安置符箓书，中坛安置黄老等书，东坛列祭器食物，祈祷诸神。佛僧则于道路西侧，安置佛舍利经像。已而道众宣言，纵火焚坛，不燃圣典。詎知火发，悉归灰烬。佛则舍利放五色光，飞舞空中。迦叶摩腾，亦飞升天际；现诸神怪。观者叹服。自吕惠通以下诸人，暨内宫妇女二百三十人，一时皆愿出家。朝廷敕所司建十寺；以七寺为僧寺，三寺为尼寺。僧寺建于洛阳城外，尼寺建于洛阳城内。而南岳道士费叔才，以法力不及佛僧，愧愤而死。然其说均未可确信。

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后，所译经典，载在《经录》者，除《四十二章经》外，尚有《佛本行经》五卷、《十地断结经》四卷、《二百六十戒合异》二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惟《四十二章经》尚存，且最有名；其体颇似老子《道德经》。或谓“此经本是天竺经抄，元出大部；撮引要者；似《孝经》十八章”。相传此经译成，朝廷藏之石室，后始流传。《高僧传》称：“初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室中。”兰台者，后汉禁中藏书府也。至《汉法本内传》所载佛教东渐说；仅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来华事实足采。盖自二人来后，讫桓帝时安世高、支娄迦谶来华之前，八十年间，中国史乘，无一言涉及佛教者。故虽谓《中国佛教史》，断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亦无不可。当摩腾、法兰之来，朝廷加以宠异，后世传说遂歧。我国人之知有佛教，为时更古，不始于汉。迦叶摩腾等之来，仅可谓为天竺人来华之始。至于确定佛教之传来期，应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

上言摩腾、法兰未来以前，我国人已知有佛教；兹引诸书，证之于下：

(一)《列子》：“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此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与儒教不相歧之证也。

(二)朱士行《经录》：“秦王政四年秦王政后灭六国，即皇帝位，是谓始皇帝。王之四年，乃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西域沙门室利房一作释利防

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国外。”

(三)《魏书·释老志》：“释氏之学，闻于前汉。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金人长丈余者，或系指佛像而言。

(四)《释老志》：续前文“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国有浮图之教。’”此明示佛教流行中国之事实。浮图，即佛陀也。

(五)梁阮孝绪《七录序》：“成帝时，刘向检校秘书，编定目录，其中已有佛经。盖秦政既设挟书之禁，令民间不得藏书。惠帝始除此律，稍稍搜集天下书籍。成帝之世，命陈农广求遗书，使刘向父子讎校。向亡，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佛祖统记》引刘向《列仙传》曰：“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撰《列仙图》。自黄帝以下，迄至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检定虚实，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已见佛经矣。”据此足为向校书时，已有佛经之证。

(六)《释老志》：“哀帝元寿中，景宪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图经》。”考元寿元年，距武帝时八十年，在迦叶摩腾、竺法兰来中土前六十余年。

以上所载，《列子》之文，或后人所伪托。此外如《广弘明集》，引《老子西升经》：“符子云：‘老子先师，名释迦文。’”《佛祖统记》、《周书异记》、《天人感通传》，俱谓周代已知有佛教，恐系后人揣测之言，悉不足据。

朱士行《经录》，谓秦处中国极西，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以其时考之，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其派遣传道师来华，虽属意中事，然亦不过拟议之辞，未可尽信朱士行详细情形，另于后章述之。但就《古经录》而言，不足征信之处尚多。例如《开元录》卷十、《贞元录》卷十八载释利防所卖《古经录》一卷，刘向校书时《旧经录》一卷，迦叶摩腾汉时《佛经目录》一卷，其次序朱士行《汉录》一卷。是朱士行前，已有《经录》，确无可疑。故朱士行《经录》，未可重视。

《魏书》所载，可称实录。武帝遣张骞使月氏，说夹击匈奴，虽不成；然骞知月氏之南有身毒国，观其后谋由蜀赴身毒国赴滇越事可知。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盖此时佛教，当已盛行月氏也。但武帝降昆邪

王得佛像事，尚须考证。当是时，佛教虽已盛行印度北方，然昆邪王地邻高昌即今之甘肃，距印度远甚。佛教势力，似尚未能及此或谓此非佛教，系在西域所行之他教。

刘向《列仙传》，载黄帝以来得仙道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见于佛经。所谓汉以前列仙七十余名见于佛经者，初不明为何事。而《统记》称今书肆板行者即指《列仙传》，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经。盖是道流擅改之耳。由此观之，或系引文之误。如曰黄帝以来得仙道而名列仙经者七十四人，则其说较妥矣。

要之，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之。遂视为异闻，而传播于后世。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

第二章 佛经传译之初期

我国佛教，传自印度。其经典专著翻译而传。所翻译之经典，正否不一；则经典之解释，亦因之而歧。故我国佛教史，当视翻译家之见解为转移；而此翻译家，即可视为开创一宗，或宣布新义者。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人，可推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盖此四大家，于佛教上，影响最大也。

佛经传译之初期，指鸠摩罗什前后而言。考鸠摩罗什来华，在姚秦弘始三年，距支娄迦谶、安清来时，二百六七十年。今就此期间，列举来华之外人，及其国籍于下：

来华之外人名	国籍	来华之时代
安清 字世高	安息	后汉桓帝建和年间
安玄 优婆塞	安息	后汉灵帝末
昙谛	安息	曹魏主髦正元
安法钦	安息	西晋武帝太康
支娄迦谶	月支	虽有异说，约计当在灵帝时耳
支曜	月支	灵帝中平

续表

来华之外人名	国籍	来华之时代
支亮 字纪明， 支谶弟子	月支	不详
支施仑 优婆塞	月支	前凉主张天锡凤凰、东晋简文帝咸安
康巨	康居	灵帝中平
康孟详	康居	献帝兴平
康僧会	康居	吴大帝时，或谓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移交趾
昙果	西域	献帝建安
白延	西域	曹魏主髦甘露
支强梁接	西域	吴主亮五凤
强梁娄至	西域	西晋武帝太康
无罗叉	西域 于阗	西晋惠帝元康
帛尸黎密多罗	西域	怀帝永嘉
竺佛图澄	西域	怀帝永嘉
昙摩持	西域	前秦主苻坚建元
昙摩难提	西域兜佉勒	前秦主苻坚建元
鸠摩罗佛提	西域	前秦主苻坚建元
竺昙无兰	西域	东晋孝武帝太元
迦留陀伽	西域	东晋孝武帝太元
鸠摩罗什	西域 龟兹	后秦主姚兴弘始
昙摩流支	西域	后秦主姚兴弘始
僧伽陀	西域	北凉主沮渠蒙逊永安、东晋安帝时代
竺难提	西域	东晋恭帝元熙
竺法力	西域	东晋恭帝元熙
浮陀跋摩	西域	北凉主蒙逊承和、刘宋元帝元嘉
璽良耶舍	西域	北凉主蒙逊承和、刘宋元帝元嘉
伊叶波罗	西域	北凉主蒙逊承和、刘宋元帝元嘉
安法贤	西域	不详
祇陀密	西域	不详
犍陀勒	西域	不详

续表

来华之外人名	国籍	来华之时代
涉公	西域	不详
僧迦跋澄	罽宾	前秦主苻坚建元
僧迦提婆	罽宾	前秦主苻坚建元
僧迦罗叉	罽宾	不详
昙摩耶舍	罽宾	东晋安帝隆安
佛若多罗	罽宾	后秦主姚兴弘始
卑摩罗叉	罽宾	后秦主姚兴弘始
佛陀耶舍	罽宾	后秦主姚兴弘始
佛驮什	罽宾	刘宋少帝景平
求那跋摩	罽宾	刘宋文帝元嘉
昙摩密多	罽宾	刘宋文帝元嘉
昙柯迦罗	中天竺	曹魏主芳嘉平
佛陀跋陀罗	中天竺 迦维罗卫	后秦主姚兴弘始
昙无讖	中天竺	北凉主蒙逊玄始
求那跋陀罗	中天竺	刘宋文帝元嘉
竺佛朔	天竺	后汉灵帝光和
康僧铠	天竺	曹魏主芳嘉平
维祇难	天竺	吴大帝黄武
竺律炎	天竺	吴大帝黄武
昙摩婢	天竺	前秦主苻坚建元
僧迦跋摩	天竺	刘宋文帝元嘉
僧迦达多	天竺	刘宋文帝元嘉
僧迦罗多	天竺	刘宋文帝元嘉
佛图罗刹	不详	前秦主苻坚建元
若罗严	不详	不详
昙摩	不详	东晋安帝隆安

二百六七十年间，外人来华布教者，实不尽于上列之数。此特举其名重而翻译经典者。其翻译才力，亦各有不同。有仅翻译一二部者，有翻译数十部者。上列诸人来华后，所生之子，亦有从事翻译者；如法度之子，吴之支谦，达磨尸罗之子，西晋之竺叔兰，其最著也。

上列诸人，所翻经典，考诸经录，所载互异，难知确数，如安世高所翻者，《出三藏记》仅载三十四部四十卷。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则参考诸书，谓有百七十六部百九十七卷。支娄迦谶所翻者，《出三藏记》仅载十三部二十七卷。《历代三宝记》，则载有二十一部六十三卷。《开元释教录》，则增至二十三部六十七卷。其中虽有为后人所发见者，但传言不实，难于征信。如前章所述之《四十二章经》，即其证也。

况当时翻经之处，非由朝廷指定，朝廷亦不加以保护。不过布教修道之暇，偶尔从事。或成书于行旅之际，或就大部中抽译一二。罕署姓氏，甚至名称混淆，其姓氏有全不可考者。加以外人同名者颇多，如竺法兰、竺昙无兰、昙无讖、竺昙摩罗刹，同为 Dharmarakṣa；而支彊梁接，与彊梁娄至，其音颇相似，即其例也。

我国西北部，密迩西域。即今甘肃之敦煌、新疆之高昌等处，西汉初，尚属西域。自武帝通西域后，始为中国所征服。西晋之末，五胡乱华；其地为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南凉所割据。因地邻西域，夙受佛教影响，游学西方，归而翻经者，不乏闻人；如竺昙摩罗刹、北凉沮渠蒙逊从弟安阳侯沮渠京声，其最著者。

翻经各家，所传教义为何？颇难决定。《经录》所言，未可尽信。以安世高言，《出三藏记》所举三十四部（四十卷），皆小乘经唯《五十校计经》二卷，与《大集经》之菩萨品同，皆大乘经典也。后之经录，自《历代三宝记》为始，则加入大乘经颇多，未知何所依据。安世高所翻之经，为《藏经》所收者，多至八部。释道安《安般注·序》曰：“昔汉氏之末，有安世高者，博文稽古，特专阿毗昙学。”是明指为小乘阿毗昙矣。以支娄迦谶言，《出三藏记》所举十三部（二十七卷），除五部散佚外，余皆大乘经。《开元录》载有二十三部（六十七卷），散佚者十二部；其中一二部，似属小乘。如《藏》中之《杂譬喻经》，《出三藏记》谓失译。《历代三宝记》据《别录》，谓支娄迦谶所翻。是支

娄迦讖译丛中，又多小乘一部矣。但《别录》未可尽信，此不过举其例耳。若据《古录》，则安世高传小乘教，支娄迦讖传大乘教，可断言者。

翻译者多来自安息、康居、月支、兜佉勒（中央亚细亚地方）及西域、天竺、罽宾等处。西域者，今天山路各地是也。罗什，西域龟兹国人也。于阗国亦属西域，其国与大乘佛教，关系极深。中国大乘教重要经典，皆来自于阗。其详当于次章述之。至于天竺，版图甚广。居民以中天竺、北天竺为多。其来中国传佛教之人，南以中天竺为限。自北天竺、天竺、跨中央亚细亚而至罽宾。罽宾之北为月支。月支之北为康居。月支之西为安息。自月支东逾葱岭，即入西域诸国境界。西域诸国，夙行佛教，于是辗转传入中国。

诸国之中，罽宾为小乘教之中枢。由罽宾传来之佛教，皆小乘教也。上列僧迦跋澄、僧迦提婆诸人，皆罽宾人，皆小乘教传导师也。《阿含经》者，小乘教之根本经典也，今述之于下：

《中阿含经》六十卷，东晋僧伽提婆译。

昙摩难提所译者五十九卷，为第一译，今佚。僧伽提婆所译者，第二译也，今存。

《增一阿含经》五十一卷，东晋僧伽提婆译。

昙摩难提所译者三十三卷，为第一译，今佚。此五十一卷本，乃第二译也，今存。

《长阿含经》二十二卷，姚秦佛陀耶舍译。

《杂阿含经》五十卷，宋求那跋陀罗译。

上列四种《阿含经》，仅《杂阿含经》，非罽宾人所译。盖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也，所译尚有《胜鬘》、《无量寿》诸大乘经。此人乃兼译大小二乘者。

前列四种《阿含经》，前三者皆传自罽宾人，其一则传自天竺人。考小乘律，传自昙柯迦罗，中天竺人也。五大律中，仅《摩诃僧祇律》四十卷，为佛陀跋陀罗所译。余皆罽宾人所译也。

《十诵律》六十一卷，姚秦弗若多罗译。

《十诵律》，本弗若多罗与罗什共译。书未成而弗若多罗圆寂。于是西域昙摩流支，应庐山慧远并罗什之请，继续其业，译成五十八卷。

卑摩罗叉修饰之，加《毗尼序》三卷，共六十一卷。弗若多罗、卑摩罗叉，俱罽宾人。昙摩流支，是龟兹人。卑摩罗叉在西域，曾以律授罗什，其来华也，以宣布《十诵律》为毕生之责。

《四分律》六十卷，姚秦佛陀耶舍译。

《五分律》三十卷，宋佛陀什译。

《迦叶遗律》，中国无传。

至于论部，成于罽宾人手者，则有昙摩耶舍所译之《舍利佛阿毗昙》（三十卷），僧迦提婆所译《迦旃延阿毗昙》第一译三十卷。一名《阿毗昙八键度论》。其第二译，法显所译，十三卷，皆小乘经也。传大乘经者，仅昙摩密多一人而已，罽宾人来华传小乘经者，至前秦苻氏时代始盛。

罽宾以外之人，来华传经者，难知其详。大概来自中天竺者，多与大乘教为缘；月支人、西域人亦然。其传大乘教著名高僧有五：第一，大乘教传华始祖支娄迦谶；第二，传密教初祖帛尸黎密多罗；第三，鸠摩罗什三藏；第四，觉贤三藏（即佛陀跋陀罗）；第五，创佛性常住说者昙无忏三藏。皆月支、中天竺、西域产也。

密教初传中土时期，相传始自唐代金刚智、不空。实则前此四百年，西域人帛尸黎密多罗所译《大灌顶经》（十二卷）、《大孔雀王神呪经》（一卷）、《孔雀王杂神呪经》（一卷）已肇其端。此三者，皆密教经典也。传记所称帛尸黎密多罗“善持呪术，所向皆验，时人呼为高座法师”。足为密教初传中土之证。

传布大乘教有最著之一人，即昙摩罗刹，后改名竺法护，世所称敦煌菩萨是也。其祖先为月支人，后徙敦煌。竺法护生于敦煌，出家为竺高座弟子，遂冒姓竺。巡游西方诸国，学佛教还，号称通外国语三十六种。其来晋也，较帛尸黎密多罗稍前，当武帝、愍帝时代。从事翻译经典，四十余年。经录所载部数，稍有异同。《出三藏记》载有一百五十四部三百九卷；《高僧传》载有一百六十五部。《历代三宝记》载有二百十部三百九十四卷；《开元录》载有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所举部数，虽各不同，约计当在二百部左右。卷帙之多，时罕其匹。在传教初期，可推为大翻译家矣。故《出三藏记》论之曰：“孜孜所务，以弘通为业。终身译写，劳不告倦。《法经》所以广流中华